學禮管釋

學禮管釋卷之十六

當塗夏炘心伯甫學

釋昏禮下達

昏禮下達注云達通達也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炘按此的解也凡行禮必有次敘如鄉飲酒禮始於戒賓請賓然必先就先生而謀賓介聘禮始於命使者然必君與卿先圖其事少牢禮始於筮日然必先諏丁巳之日昏禮亦然昏禮始於納采然非媒氏先達其言不可詩曰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是也達之稱下者周

易之咸曰取女吉其卦艮男居下巽女居上彖曰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其義彰彰矣昏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鄭君注云稱有惠明下達壻親迎御婦車授綏鄭君注云壻御者親而下之曲禮曰僕人之禮必授人綏其發明下字可謂無餘蘊陸氏佃謂下達者自天子達朱子又謂下達二字本爲用鴈一事而發言自士以下至於庶人皆得用鴈恐非經意

釋行事必用昏昕

士昏禮記凡行事必用昏昕注云用昕使者用昏壻也又鄭目

錄云士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以名焉日入三商爲昏疏云商謂商量是漏刻之名故三光靈曜亦云日入三商爲昏不盡爲明案馬氏融云日未出日沒後皆二刻半前後共五刻今云三商者據整數而言其實二刻半也孔氏穎達曰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爲明日入後二刻半爲昏損夜五刻以裨晝則晝多於夜校五刻此馬氏日未出日沒後各二刻半之說也考靈曜取整數以日入三商爲昏鄭注用之蔡邕以星見爲夜日入後三刻日出前三刻皆屬晝與鄭同義炘按五代會要晉天福三年司天監奏刻漏經

云晝夜一百刻分爲十二時每時有八刻三分之一六十分爲一刻一時有八刻二十分宋王逵蠡海集言百刻之法每刻分爲六十分百刻共得六千分散於十二時每時得五百分如此則一時占八刻零二十分將八刻截作初正各四刻却將二十分零數分作初初正初微刻各一十分也顧氏炎武曰厤家有大刻有小刻初一初二初三初四正一正二正三正四謂之大刻合一日計之得九十六刻其不盡者置一初初於初一之上置一正初於正一之上謂之小刻每刻只當大刻六分之一合一日計之爲初初者十二爲正初者十二又得四大刻以上見日知錄

是古人以百刻分爲十二辰實有畸零不盡之數昏明以二刻半爲限仍未爲密算不如三刻整數較爲直捷鄭從考靈曜以日入三商爲昏其與馬氏日未出日沒後各二刻半之說皆不相背戾也至淩氏廷堪以昏昕卽今之曚影限又非也曚影者太陽未出之先已入之後距地平下一十八度皆有光故以十八度爲限然人所居有南北而曚影多寡之限遂殊地南則赤道距天頂近太陽正升正降其度徑地北則赤道距天頂遠太陽斜升斜降其度紆故愈北則曚影之刻分愈多愈南則曚影之刻分愈少故北極出地四十度以上則二分曚影六刻有零

冬至晷影近七刻夏至晷影近九刻五十度以上則夏至之夜半猶有光七十度以上則幾至不夜禮經所謂昏昕以三刻爲率凡四時之間皆以日出日沒之前後爲準非晷影分冬夏二至春秋二分又隨地南北多寡之不齊也

釋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

大司徒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注云凡日景於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地與星辰四遊升降於三萬里之中是以半之得地之中也隋書天文志引劉焯云周官夏至日影尺有五寸先儒皆以爲影千里差一寸考之

算法必爲不可寸差千里亦無典說明爲意斷事不可依今交愛之州表北無影計無萬里南過戴日是千里一寸非其實差舊唐書天文志云開元十二年太史監南宮說擇河南平地以水準繩樹八尺之表而以引度之始自滑州白馬夏至影在表北長尺有五寸七分自滑州臺表南行一百九十八里百七十九步得汴州浚儀古臺夏至影在表北長一尺五寸微強又自浚儀而南百六十七里二百八十一步得許州扶溝夏至影在表北長一尺四寸四分又自扶溝而南一百六十里百一十步至蔡州上蔡武津夏至影在表北長一尺二寸六分半大率五

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影差二寸有餘而先儒以爲王畿千里影移一寸乖舛而不同矣炘按周禮所謂地中者非必地體渾圓之中乃李氏光地所謂九州之中也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是大司徒所掌止中國之九州耳大地渾圓之中則周髀以北極之下爲中是也又地體渾圓隨人所居而各有所戴之天頂所履之地平南方日中北方夜半東方日中西方夜半此方之午正爲彼方之子正而彼此易地不相知各以所戴之頂爲天中卽各以所履之平爲地中此皆就渾圓之地言之也若大司徒之地中則就九州之地求

之惟豫州適當南北東西之中於是制千里以爲王畿而王城日至之景適尺有五寸故以尺五寸爲之準至漢時尺五寸之景又在穎川陽城江慎修云黃赤道間之緯度古濶而今漸狹漢時王城夏至日稍偏南而景微長必進至陽城然後合土圭也而穎川陽城亦在豫州千里之內可見豫州千里之內表景不必皆尺有五寸而四時風雨陰陽不甚相懸絕故統謂之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下即云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是尺有五寸之景統王畿千里之內而言非專指一方可知夫旣千里之內統謂之尺

五寸之地中則自是而南一千里夏至之景較王畿爲短而暑氣多又北一千里景較王畿爲長而寒氣多又東一千里日出早中表景正而日巳夕其風多又西一千里日出遲中表景正而日尙朝其陰多故曰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也地徑三萬里地面得半爲一萬五千里以土圭尺五寸計之王畿千里統云尺有五寸則四方各千里之州皆以差一寸爲率故云凡日景千里而差一寸也千里差一寸說本考靈曜不獨鄭君宗之張衡王蕃陸績諸儒並同斯義而或以五百二十六里影差二寸之實測駁之

則未識周禮之地中乃九州之中其所謂尺有五寸者乃統千里之王畿言之非大地渾圓之中也

釋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

攷工記匠人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注云極星謂北辰朱子論語注亦云北辰北極皆宗爾雅北極謂之北辰一語大宗伯疏引鄭注爾雅云天皇北辰耀魄寶炘按漢人不知歲差因極星去北辰不動處最近故以北極爲北辰雖爾雅亦多漢人附益故也夫子云爲政以德譬如北辰不云譬如北極蓋極星亦動其不動者惟北辰耳漢志北極五星前一星太子第二星帝王亦太乙之座第三星

庶子第四星後宮第五紐星爲天之樞集注因以天樞釋之梁祖暅以儀準候不動處在紐星之末猶一度有餘宋沈括以爲天中不動處遠極星三度有餘元郭守敬測極星離不動處三度朱子語類北辰是那中間無星處這些子不動是天之樞紐北辰無星緣人要取此爲極不可無箇記認就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樞星最小這是天之樞紐問極星動不動曰也動只是近那辰雖動不覺是朱子集注雖用爾雅漢志而極星非北辰極星亦動而北辰不動見於語類者甚詳蓋宋人歲差之說既明不似漢人之鶻突也然所謂歲差者皆謂恒星不動而黃道西

移今法則以黃道終古不動而恒星東行極亦恒星安能不動
故今之北極去不動處三度奇覩周之近辰不動爲大相懸絶
矣上元陳氏懋齡云北辰非北極小星也古人指星所在處爲
天所在處其實北辰是無星處今人測極星所在晝夜環行折
中取之是也凡天之無星處曰辰天上十二辰自子畢亥爲日
月所聚會之次舍如十一月冬至日月畢會於丑必有所當之
星宿漢初不知歲差以牽牛爲冬至常星若以歲差之理言之
今時在箕一度冬至子中未嘗板定星度北辰如何認定極星
但以之爲標準耳德清許氏慶宗曰爾雅北極謂之北辰攷工

記匠人夜考諸極星以正朝夕何休注公羊云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所在
炘按公羊以北辰與心伐同謂之大辰今北極星甚小不易辨周髀云冬至日加酉之時立八尺表以繩繫表顛希望北辰中大星引繩致地而識之又到旦明日加卯之時復引繩希望之首及繩致地而識其兩端相去二丈三寸故東西極二萬三千里其兩端相去正東西中折之以指表正南北其云東西極二萬三千里卽璿璣徑折半爲一萬一千五百里乃北極中大星距北極樞之數樞爲不動處以度計之約四度餘然則周髀所謂北極中大星非今小星可知史記天官書中宮天

極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也得毋即此星歟今法測句陳大星東西所極折中以正南北定赤道極所在與周髀北極璿璣之法正同或古時即用句陳大星亦未可定公羊爾雅攷工所言極星及北辰當即周髀北極中大星若論語北辰則專指不動處周髀所謂正北極樞也炘按陳氏之說發明北極非北辰語極精確至許氏不蹬第五小星爲北極而以句陳大星當之引漢志以證成周髀之說雖創見實確論也

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附釋氣盈朔虛 五歲再閏 十九年七閏

春官大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鄭司農云月令十二月分在青

陽明堂總章元堂左右之位惟閏月無所居居於門故於文王在門爲閏說文閏餘分之月五歲再閏告朔之禮天子居宗廟閏月居門中從王在門中周禮閏月王居門中終月也或者據此謂閏字三代後始有之自夏以前天子稱帝不稱王且王字不見於唐虞之書何以閏月定四時堯早以是命羲和哉按說文王天下所歸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三爲王是王實王天下者之通號三皇五帝之代天子雖不稱王而王天下之號不改是以皇字从自王會意（自始也始王天下者謂之皇）易繫辭曰古者包

羲氏之王天下也是其證明堂肇於黃帝則閏月居於門乃自古王天下者聽朔之典太史閏月詔王居門非至周始有不得以說文引周禮爲證遂疑閏字起於三代以後也

閏由於氣盈朔虛厤家以每月三十日十二月三百六十日爲一年每月二氣一節氣一中氣一年共二十四氣每月一合朔十二合朔爲一年氣盈之氣卽二十四氣也自今年冬至至來年冬至前一日計三百六十五日二百三十五分是於三百六十日外多五日二百三十五分謂之氣盈朔虛之朔卽十二月之朔也自今年十一月初一至來年十一月初一前一日計三

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是於三百六十日內少五日五百九十二分謂之朔虛合氣盈朔虛計之將氣盈所多五日二百三十五分合朔虛所少五日五百九十二分通得十日八百二十七分是一歲之餘日也積至三箇十日八百二十七分計三十二日六百零一分便當置一閏月設不置閏則季春之月爲首夏之月仲冬之月爲季冬之月積至三失閏而春夏秋冬皆易其序矣故置閏之法乃天地自然之理非人力所可强爲自堯舜以來未之能易乃沈存中欲用二十四節氣爲一年立春之日爲孟春之一日驚蟄之日爲仲春之一日則歲歲整齊永

無閏餘西法有閏日無閏月即存中之故智其妄誕不亦甚乎

梅氏文鼎云何以不竟用節氣紀歲則閏月可免曰晦朔弦望易見者也節氣過宮難見者也敬授人時則莫如用其易見之晦朔爲之閏以通之則四時可以不忒此堯舜之道萬世不易者也

又氣盈朔虛互校每年餘十日八百二十七分三箇十日八百二十七分須積至三年始置一閏而繫辭言五歲再閏與厤法不合不知三年一閏者紀年之首尾言之五歲再閏者計閏之月數言之設如甲子年餘一箇十日八百七十二分乙丑年又

餘一個十日八百七十二分至丙寅年七八月當置一閏丁卯年又餘一個十日八百七十二分戊辰年又餘一個十日八百七十二分至己巳年正二月又當置一閏雖是首尾六年置閏實計歲六十一二個月尙是五年故云五歲再閏六年三閏而不足者多五歲再閏而有餘者少故就少者計之繫辭云歸奇於扐以象閏說文云餘分之月正謂此也

又蔡九峯書傳云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一章之說本於漢書律厤志入章三歲一閏六歲二閏九歲三閏十一歲四閏十四歲五閏十七歲六閏十九歲七閏後人以尙有餘分譏氣朔分齊爲不確不知蔡氏之氣朔

分齊者謂至十九歲而氣之分朔之分齊得二百單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非謂其遂無餘分也黃氏瑞節曰十九歲七閏合十九歲日行所多月行所少統得整日一百九十每歲餘分八百二十七以十九乘之得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而一除之得十六日猶餘六百七十三分並一百九十日通二百單六日又六百七十三分也今為七閏月每月二十九日通二百單三日每月餘分四百九十九以七乘之得三千四百九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而一除之得三日猶餘六百七十三分并二百單三日通二百單六日又六百七十三分

也所謂氣朔分齊者十九年合氣盈朔虛得二百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七閏月亦二百單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氣之分與朔之分至十九年而皆齊此謂氣朔分齊而爲一章也炘按蔡氏書傳本承朱子之命而作而朱子所注釋堯典舜典大禹謨三篇俱載文集雜著中蔡傳全用其文未嘗更動其堯典乃命羲和五節舜典在璿璣玉衡一節所說天文厤算簡確精當非九峯所能及其十九年七閏一章之說得黃氏發明之而諸儒可以無庸置喙矣近上元陳氏懋齡尙書閏月定時攷闡發書傳十九年七閏之旨布算精密附錄於后

陳氏曰虞書以閏月定四時蔡氏以十九年七閏釋之大致不差其法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度之一故以一度剖爲九百四十分四分分之每二百三十五所謂四之一也古用四分法設算極爲簡當雖十九年七閏之後餘分終不能齊而大致井然所難者惟在布算然以日法（九百四十）爲綱滿此進爲日餘退除爲零分亦易了之事矣算法附

天周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古法退一度西人謂日自行）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此一歲日

行之度也月逐日每日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以九百四十分分爲十九分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illegible]餘分之積[illegible]五千九百八十八以日法九百四十除之[illegible]得整六日餘分三百四十八通計得全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日爲氣盈月與日會不滿三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以日法減之知每會月欠日四百四十一分[illegible]若滿此則三十日一會矣十二會月共欠五千二百九十二分[illegible]以日法除之得五日[illegible]餘分五百九

十二是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也一月合三十日之數則少此四百四十一分十有二月則少五千二百九十二分一歲三百六十日共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分也日與天會而多五日日法之二百三十五日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日法之五百九十二分者爲朔虛故一歲恒餘十日[illegible]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則三十日[illegible]又二千四百八十一分以日法除之[illegible]得全日二餘分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日[illegible]又四千一百三十五分以日法除之[illegible]得全日四餘分三百七十五合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

百七十五十九歲則一百九十日[illegible]餘分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分以日法除之[illegible]得十六日餘分六百七十三合二百〇六日又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七十三置七閏月月三十日三七二百一十日去四月小古法月一大一小相間合二百〇六日又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七十三爲不盡餘分然則古章法以通十九年七閏而氣朔分齊者見大致而已

釋聘禮郊勞歸饔餼儐使者皆再拜稽首

稽首之拜惟臣之於君則然左傳所云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是也其見於禮經者彰彰矣惟聘禮郊勞及歸饔餼之儐使者

乃賓主適體之禮而亦稽首似不可解按此亦以君命行之也經云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賓賓再拜稽首受幣賓用束錦儐勞者勞者再拜稽首受賓再拜稽首送幣注云稽首尊國賓非也彼以君命勞使者使者亦必以君命儐勞者可知旣以君命安得不稽首乎歸饔餼之儐使者亦然經於歸饔餼云大夫奉束帛東面致命不言致幣及儐使者云賓致幣不言致命互文見義鄭注致幣云不言致命非君命非也試思旣非君命何以受者致者皆再拜稽首乎攷前此命使以後宰即書幣命宰夫官具郊勞歸饔餼大禮也豈有儐幣而不出自朝廷令使者自

具之理既爲官幣卽當以君命行之此再拜稽首之禮所由行不可以平敵賓主之禮例之也或曰大夫餼賓介及大夫相食何以再拜稽首也曰此亦以君命行之也何以明之大夫無故不殺羊餼賓介及相食皆以太牢非大夫之禮所宜然必君命餼之食之而後敢具太牢焉公食禮云若不親食則公作大夫朝服以侑幣致之賓受于堂無儐注云作使也大夫有故君必使其同爵者爲之致禮受於堂無儐與受君禮同據此論之大夫不親食不自使人致之必君命同爵者致之又受於堂無儐與受君禮同則親食之太牢必以君命將之無疑大夫相食亦

此而儐賓之太牢可知然則稽首之拜信乎非臣於君不可也

又按臣於君稽首則子於父亦當稽首士虞特牲少牢尸未入之先設饌陰厭祝酌奠及饗神主人皆再拜稽首特牲少牢主人受尸嘏及宿尸亦再拜稽首特牲嗣子舉奠亦再拜稽首少牢無嗣子舉奠之事以避君也此孝子事尸之禮如事君也至昏禮親迎主人筵几於廟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昏禮有鬼神陰陽之義非以事君之禮事女父觀於主人不荅拜及壻若不親迎三月之後壻見婦之父母記文所載但云再拜並無稽首之禮足見親迎稽首通於廟中之事尸所謂鬼神陰陽

者此其義歟

釋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

曲禮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疏云此平常布席如此若禮席則不然鄉飲酒禮注云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與此不同是也炘按疏以此布席非禮席誠然然所引鄉飲酒禮乃堂上之席非室中之席此一節皆弟子事長者於室中之禮於堂上無涉云奉席如橋衡兼坐席卧席而言請席何鄉坐席也請衽何趾卧席也鄉面也趾下也互言之以見義注所謂因於陰陽也席南鄉北

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亦兼坐席臥席言之順長者之意不必定主於奧而坐臥向南向北則席端上西坐臥向東向西則席端上南也士昏禮御衽於奧媵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止枕席端止席末良在東則婦在西對席也與此經東鄉西鄉之席以南方爲上合至於室中禮席莫詳於士虞特牲少牢三篇尸席東鄉士虞祝布席於室中東面特牲祝筵几於室中東面少牢司宮筵於奧祝設几於上右之祝席南鄉士虞特牲主人初獻時筵祝南面少牢同主人席西鄉特牲賓三獻爵止時席於戶內注云爲主人鋪之西面無北鄉之席獻佐食筵北面然不設席其席之上下無文或如曲禮所云未可知也至鄉飲鄉射燕禮大射四篇則皆堂上之席賓南鄉主人西向介東鄉燕大射無介工席堂廉北鄉然燕禮

言賓席東上鄉飲大射言工席東上大射言卿席賓東東上小卿賓西東上大夫繼而東上諸公阼階西北面東上則南鄉北鄉之席皆以東方爲上大射又言若有東面者則北上則東鄉之席以北方爲上與此經所記相反詎知曲禮所云爲平常室中之席無疑也

釋登席不由前爲躐席

玉藻云登席不由前爲躐席注云升必由下疏廣引禮經升由下降由上解之炘謂不然曲禮曰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席前謂席面也南鄉之席以南爲面以北爲背東鄉西鄉皆然面謂之

前背謂之後虛坐者盡後而面之所留者多以便讀書講說食坐者盡前而面之所留者少以妨殺羹污穢凡登席者自席後之左右登之則足不踐席若自前而登則足必踐席故曰登席不由前爲躐席也席首爲端尾爲末凡啐酒皆於席末端謂之上末謂之下席廣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長八尺公食席長一丈六尺其長八尺者織之有首尾公食大夫禮所謂蒲筵萑席皆卷自末是也其廣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者南鄉則南爲前北爲後東鄉則東爲前西爲後升席戒踐席故不可由前而升若自後之左右升降則亦無一定之法鄉飲酒記云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

南方注云席南上升由下降由上由便蓋主人席阼階西面介席西階東面鄭取曲禮東鄉西鄉之席以南方爲上故曰升由下降由上然有司徹主人之席亦西鄉侑之席亦東鄉而主人與侑升席降席俱由北方則不與鄉飲酒鄉射同矣鄉飲鄉射之賓席南鄉而云賓升席自西方以升由下言之則鄉飲賓之席必東上疏云賓統於主人以東爲上而非南鄉北鄉之席以西方爲上矣若是者堂上之席不必與室中同升席降席之法亦不必盡升由下降由上先王制作之初因禮之隆殺而各爲之節文其升降上下難盡拘以一例惟席前斷不可升故曰登席不由前爲

蹴席鄭君解廣三尺三寸之席前爲長八尺之席上似與經不合

釋鄉大夫五物

周禮地官鄉大夫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先鄭以和爲閨門之內行後鄭以和載六德容包六行皆索解於鄉射之外似非經意惟先鄭之以容爲容貌杜子春之讀和容爲和頌謂能爲樂杜與馬注論語同最爲得之主皮之射鄭注尤與經戾近凌氏廷堪著鄉射五物攷其分射三番當五物頗具特見餘亦多鶻

哭語既以主皮爲中質又謂鄉射用布侯散文則通舉皮可以該布眞不免騎牆之見矣茲據鄉射禮條釋之或者與經有合云

一曰和謂和於射耦也人以相耦而親亦以相耦而爭況射決勝負之地乎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不爭則和矣凡未射之先司射先比耦比訓選擇注云比選次其才相近者也亦訓和也管子五輔篇比順以敬注云比和也謂和順以敬也春官磬人六曰巫比注云比謂筮與民和比也比耦即和耦也射義曰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和之謂也投壺曰

毋憮毋敖憮敖則不和矣昏義曰和於鄉射故詢衆庶之五物以和爲首焉

二曰容謂容體比於禮也其末射也讓拾取矢有容袒決遂揖三挾一个皆進有容其將射也上耦揖進當階揖及階揖當物揖及物揖有容上射既發挾三矢而后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有容其既射也執弓不挾南面揖有容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與升射者交於階相揖有容由司馬之南適堂而釋弓說決拾有容其餘繁縟之節尙多非嫻於禮者其容體不能比故以容爲次焉

三曰主皮皮卽大夫所射之槷侯士所射之豻侯主卽不貫不釋也注貫猶中也不中正不釋算也凡射必有侯躬以內曰侯中中之心曰鵠天子大射以虎熊豹之皮爲侯中又爲之鵠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是也鄉射用賓射之侯賓射異於大射者在四旁五采之正而不在中心所設之鵠蓋賓射亦以皮爲鵠與大射同鵠之外不飾以皮而以五采之正飾之先朱次白次蒼次黃次元而謂之五采之侯射人王以六耦射三侯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二正因士之豻侯而知天子三侯卽虎熊豹諸侯

二侯即熊豹卿大夫一侯即麋侯也先鄭云三侯虎熊豹諸侯熊豹豻者獸名大射儀作干注云胡犬也賈氏逵云正五重鵠居其內斯爲的解自後鄭不用仲師賈伯之說而以五正爲布侯於是鄉射五物之主皮遂不可解而以庶民田獵分禽當之其所失者遠矣

四曰和容五曰興舞二者皆謂以樂射也射至第三番始奏樂鄉射大射皆然和容者謂合於樂也興舞者謂射之中節如干戚羽籥之舞與樂相應也馬氏融注論語云四曰和頌謂合雅頌古者頌字卽容字說文頌皃也今之容皃卽古之頌皃詩序

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此頌之所以名頌與馬氏所云五善卽鄉射之五物今作和容古作和頌似馬所見本爲長馬以雅頌解頌字雅不必小大雅頌亦不必周魯商頌凡詩歌皆謂之雅頌論語鄭聲之亂雅樂非專指小雅大雅也公羊什一行而頌聲作非專謂郊廟之三頌也雅頌卽詩歌之謂和合也謂合於詩歌古者天子之射樂九節五節以聽四節以射諸侯樂七節三節以聽四節以射大夫士五節一節以聽四節以射和容者謂奏樂以聽之時也至發矢則中節矣與舞者謂中樂節之射如舞者之與樂相應也春官樂師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疏云

謂其節比於樂齊風舞則選分射則貫分皆其的證射禮曰不鼓不釋謂不能興舞者也興發也攷工記弓人末應將興注云興發也哀二十六年左傳興空澤之士千甲釋文興發也舞節也左傳舞者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謂發矢中樂節也此鄉射五物之義也

釋大司樂三大祭之樂

凡樂之還相爲宮者皆以相生爲次第如黃鍾爲宮則以黃鍾下生之林鍾爲徵以林鍾上生之大蔟爲商以大蔟下生之南呂爲羽以南呂上生之姑洗爲角如以林鍾爲宮則以林鍾上生之大蔟爲徵以大蔟下生之南呂爲商以南呂上生之姑洗

爲羽以姑洗下生之應鍾爲角以至十二律莫不皆然獨大司
樂圜丘之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方丘之
樂函鍾爲宮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宗廟之樂黃鍾爲
宮大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不合還相爲宮之次後儒多
求其說不得宋紹興中有司議以爲天宮取律之相次圜鍾陰
聲第五陰將極而陽生故取陽生之首黃鍾爲角陽聲第二大
蔟爲徵陽聲第三姑洗爲羽天道有自然之秩序故取其相次
者以爲聲地宮取律之相生函鍾上生大蔟爲角大蔟下生南
呂爲羽南呂上生姑洗爲徵地道資生而不窮故取其相生者

以爲聲人宮取律之相合黃鍾子爲宮大呂丑爲角子合丑也大蔟寅爲徵應鍾亥爲羽寅合亥也人道以合而相親故取其相合者以爲聲其說甚巧人多從之然天宮之黃鍾大蔟姑洗爲次矣圜鍾之次非黃鍾也宫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乃相生一定之法宮生角角生羽羽生徵非古法也反復攷之仍以鄭義爲長鄭云圜鍾夾鍾也江愼修云夾鍾因奏圜丘而名圜鍾林鍾因奏方丘而名函鍾各以其類也黃鍾不改者黃爲中之色人亦居天地之中義類相比附也函鍾林鍾也用聲類求之天宮夾鍾陰聲其相生從陽數其陽無厭無厭上生中呂中呂與地宮同位不用也中呂上生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

又不用林鍾上生大蔟大蔟下生南呂南呂與無射同位又不用南呂上生姑洗地宮林鍾林鍾上生大蔟大蔟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人宮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辟之林鍾上生大蔟大蔟下生南呂南呂與天宮之陽同位又辟之南呂上生姑洗姑洗南呂之合又辟之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地宮林鍾之陽也又辟之蕤賓上生大呂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爲角清者爲徵羽炘按鄭君之義不知其何所本然必有所授之非臆度也凡樂之還相爲宮者必循相生之次至於祀天神祭地示享宗廟此莫大之祭祀不可以尋常相生之樂

用之故明於鬼神之忌諱審之極其審慎之極其慎其堅剛肅殺之商既屏而黜之矣而尊不可以用卑卑又不可以不辟尊且不僅不用與辟之已也凡與尊卑同位者亦皆鈌之敬之至也徵之極其至而後幽明感格之間纖悉不留餘憾由是天神降地示出人鬼禮先王精意以奉明禮者蓋如此典同職云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其所以辨之者蓋審愼爲已至矣注說固不得而遺也

釋三大祭之樂鈌商

大司樂圜丘之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方

丘之樂圜鐘爲宮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宗廟之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缺商不用鄭注云此樂無商者祭尚柔商堅剛也朱子語類黃義剛錄問周禮祭不用商音或以爲是武王用厭勝之術竊疑聖人恐無此意曰這箇也難曉須是問樂家如何不用商嘗見樂家言是有殺伐之意故祭不用然也恐是無商調不是無商音他那奏起來五音依舊皆在又問向見一樂書溫公言本朝無徵音竊謂五音如四時代謝不可缺一若無徵音則本朝之樂大段不成說話曰不特本朝從來無那徵不特徵無角亦無之這箇也是無徵調角

調不是無徵音角音如今曲子所謂黃鍾宮大呂羽這便是調如謂頭一聲是宮聲尾後一聲亦是宮聲這便是宮調若是其中按拍處那五音依舊都有陳淳錄問温公言本朝無徵音如何日其中不能無徵音只是無徵調如首以徵音起而末復以徵音合殺者是徵調也徵調失傳久矣徵宗令人作之作不成只能以徵音起而不能以徵音終如今俗樂亦只有宮商角三調而已析按朱子之說是也凡樂未有不備五聲八音者卽以大司樂本職證之經明云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豈有無商聲而只有四聲者又以本節函鍾爲宮證之四律順生函鍾生大蔟徵也大蔟生南呂商也南呂生姑洗羽也是名雖無商而商之聲自在也又三大樂備言雲和孫竹

龍門之琴瑟史記言琴長八尺一寸弦大者爲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旁其餘大小相次則絲之有商弦商聲明甚其餘鼓鼗管可以類推蓋不用商調者爲其堅剛殺伐之聲非歡心以格神祇之意其不廢商聲者爲其經緯循環之妙必備有以爲齊量之和此大司樂所以無商調而未必無商聲也

祭不用商想事鬼神當如此此非獨周家一代之制自古祭祀莫不皆然是以荀子有審商聲之說周之禮樂亦監二代而爲之者也後儒因三大祭無商聲趙愼言謂商主西方之金金克木周以木德王故避之審是則周一切之樂俱不用商何獨於祭

祀避之且木旣避金則凡金奏諸樂俱爲木之所忌豈獨商聲哉其說雖巧而不可通也李厚庵深然朱子無商調之說而又以賓牟賈問之聲淫及商爲宮商之商以爲周於軍旅且不用商何況祭祀則厚庵仍以缺商者爲缺商聲非商調也炘案夫子言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志荒者謂其有貪商之志也若聲淫宮商之商豈得謂之志荒乎反復攷之賓牟賈問之商仍以鄭注爲是而三大祭之缺商調乃事鬼神之禮不可以通於他樂也

釋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鄭以斗建日辰交錯貿處如表裏之相合解之黃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元枵故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注云黃鍾陽聲之首大呂爲之合蓋用五行家所謂子與丑合也大蔟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應鍾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故大司樂奏大蔟歌應鍾以祭地示注云大蔟陽聲第二應鍾爲之合所謂寅與亥合也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故大司樂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注云姑洗陽聲

第三南呂爲之合所謂辰與酉合也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林鍾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故大司樂奏蕤賓歌函鍾以祭山川注云蕤賓陽聲第四函鍾爲之合所謂午與未合也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中呂巳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故大司樂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注云夷則陽聲第五小呂爲之合所謂申與巳合也無射戌之氣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故大司樂奏無射歌夾鍾以享先祖注云無射陽聲之下也夾鍾爲之合所謂戌與卯合也炘之閒也三代之時無

以干支名年與月者況十二辰有歲差久則與斗建不應陰陽衡合後世崇尙周公制禮作樂不應有取於是也黃鍾初九與初六之大呂合故奏黃鍾者歌大呂大蔟九二與六二之應鍾合故奏大蔟者歌應鍾姑洗九三與六三之南呂合故奏姑洗者歌南呂蕤賓九四與六四之林鍾合故奏蕤賓者歌函鍾夷則九五與六五之仲呂合故奏夷則者歌小呂無射上九與上六之夾鍾合故奏無射者歌夾鍾不必牽合斗建日辰以傅會五行家之言也

學禮管釋卷之十七

當塗夏炘心伯甫學

釋三年之喪

喪服經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不言三年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始言三年蓋疏衰有三年與期之別不言三年無以示異於下經之期而斬衰不言三年以次章疏衰之三年而互見也然三年舉其成數而月數不詳詳於士虞禮之記曰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將旦而祔則薦明日以其班祔期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又期而大祥

曰薦此祥事中月而禫注中猶閒也禫祭名也與大祥閒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是月也吉祭此以儀禮證儀禮而知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畢也喪服四制曰父母之喪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又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又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

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間傳曰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食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互見喪大記又曰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說絰帶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芐翦不納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互見喪大記又曰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絰不除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此以禮記諸篇證儀禮而知三年之喪正服二十五月

加禫二十七月也春秋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左傳曰禮也公羊傳曰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攷僖公三十三年經書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於小寢歷文公元年至二年十二月未滿二十五月之數故公羊譏喪娶杜預以長厤推校乙巳乃十一月十二日經書十二月誤也不計文元年之閏三月已滿二十五月之數故左傳云禮也又公羊閔二年傳云三年矣曷爲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此以春秋證儀禮而知三年之喪其正數二十五月也至於諸儒之論說又可數矣荀子禮論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孝經援神契

曰喪不過三年以期增倍五五二十五月以義斷仁示民有終棠邑令費鳳碑曰菲五五纕杖其未除巴郡太守樊敏碑曰遭離母憂五五斷仁（自孝經援神契下所引見日知錄）戴德變除篇曰禮二十五月祥二十七月而禫白虎通曰聖人因天地萬物有終始而爲之制以期斷之父至尊母至親故爲加隆以盡孝子恩愛至深加之則倍故再期二十五月禮有取乎三故謂之三年緣其漸（平聲）三年之氣也後漢書陳忠傳曰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七月晉梅賾所上之古文尚書孔傳伊訓篇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傳云此湯崩踰

月太甲卽位奠殯而告太甲中篇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傳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此自周末以至漢晉諸儒所說三年之喪正數二十五月加禫二十七月鄭康成王子雍之異同所爭不過兩月從無所謂三十六月也自唐王元感忽發三十六月之說張柬之駁而正之實爲千古定論不意後世之士復拾已殘之唾而揚未燼之灰何也

肆人鳳曰檇李沈氏曰三年之喪其來久矣堯典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唐虞以來三代共之宰我有爲期之問子曰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孟子對滕文公亦如之迨漢文帝遺詔短喪以日易月定以三十六日是知三年者三十六月也時雖廢古禮而禮固在也及考儀禮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此下疑有闕文乃戴禮雜記有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未審據何經典於是鄭元以中月爲閒月則主二十七月王肅以中月爲月中則主二十五月而三年之喪遂不復行是雖存古禮而禮已亡矣知禮者其詳考焉案沈論堯中字執甫官刑部尚書著沈氏學弢考核甚悉于每疑三年之喪何以止二十七月

今讀沈司寇此論乃是禮之代變非古禮也今家禮及王制皆二十七月服除相沿已久固罔敢過然母之同於父而斬衰也生母之同於父母而三年也後王議禮改而從厚協乎天理人心之至百代定爲遵守則有志復古者自當以三年之喪仍從三十六月爲斷以稍盡罔極之悲焉見讀禮通攷

吳廷華曰按諸經皆言三年之喪惟小戴記乃有二十五月而畢之說至今並從之唐王元感主三年非二十五月之說張柬之據春秋駁之但春秋多變制恐亦非古法蕭山毛氏曰以二十七月之服而謂之三年是欺父母也愚亦謂人子之事父母以實不以名據喪

服自期至緦皆月之實數獨三年則以二十五月畢之本自可疑又知漢文帝作短喪之倫其以日易月也則言三十六日而不言二十五日漢時古制未亡其三十有六之數必有所自來惜大紅小紅及纖之制其詳無可攷爾特存此以俟來者見儀禮章句

炘案沈執甫毛西河必欲翻張柬之之案其一謂戴記諸篇所云二十五月未知出何經典夫公羊傳明云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魯僖公薨二十五月文公納幣議昏左傳以爲合禮士虞記又期而大祥皆二十五月之證豈得謂春秋經傳及儀禮記非經典乎其一謂吉祭猶未配之下疑有闕文按禫祭之

後始行吉祭云未配者謂尋常吉祭有以某妃配之祝今禫祭
之後尚在二十七月之內未忍純以鬼神之道事之故曰吉祭
猶未配既夕禮曰猶朝夕哭不奠與此同一文法何謂有闕文
乎其一謂春秋多變制恐非古法夫邱明與仲尼同好惡公羊
亦七十子之流一則以二十五月爲合禮一則以二十四月納
幣爲示譏所爭者不過一月非二十五月與三十六月之懸殊
也且文二年作練主何休云當以十三月文公亂聖人之制欲
服喪三十六月董仲舒繁露亦云亂聖人之制欲久喪而不能
是春秋之時早以三十六月爲亂制豈二十七月而爲變制乎

一則以漢文以日易月爲古制未亡此尤齊東野人之語也漢文自用其私臆未葬以前服斬衰既葬以後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纖七日而除喪何嘗有以日易月之明文其曰以日易月者乃應劭之曲說耳攷文帝七年崩遺詔內有目下師古日爲下棺也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服虔日皆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纖七日之文應劭曰凡三十六日而釋服此以日易月也顏師古痛駁之曰此喪制者文帝自率己意創而爲之非有取於周禮也何爲以日易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禫又無七月也應氏既失之於前而近代學者因循謬說未之思也

（炘案此即指王元感言之）其明白剴切如此沈毛鄭吳諸儒號博古者豈漢書注而未全讀耶然則必欲伸三十六月之說者無一是矣

又按論語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此三年亦約略計之言其再周之大數耳免懷云者謂免於懷之顧復及懷之乳哺也今世俗生子周歲以後漸能學步漸能穀食再周以後學步者無不安行穀食者無不斷乳矣豈必年歷四週月更卅六而後免於父母之懷哉以世俗育子之限見聖人立言之精卽以聖人立言之精證三年再期之數此又可以不煩言而解者也

釋唯子不報

凡喪服所云報服皆兩相當之服也父卒繼母嫁句從句爲之杖期繼父亦杖期以報之昆弟之子爲世叔父母杖期世叔父母亦杖期以報之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杖期父母亦杖期以報之姪丈夫婦人爲姑大功姑亦大功以報之孫爲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小功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亦小功以報之壻爲妻之父母緦妻之父母亦緦以報之凡所謂報者皆服之兩相當者也此經唯子不報卑承姑姊妹女子子言之大夫之子爲姑姊妹女子子之爲命婦而又無主者加服不杖期姑姊妹亦不杖期以報之女子子本應爲父母不杖期非以父母爲已不杖

期而已亦不杖期以報父母與姑姊妹不同故經云唯子不報唯之言獨也言姑姊妹女子子四人之中唯女子子不報其餘姑姊妹皆報傳恐人誤認上文世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統在其中故申之曰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語本簡明諦當之至注忽以傳爲失謂子兼男女言之疏附會注意以男女皆爲父母三年父母唯爲長子斬其餘降何得言報不知經傳中凡言報服皆以相當之服言之子爲父母三年父母爲子期非相當之服或又謂專據長子言之言父爲長子斬長子自應爲父斬故云唯

子不殺不知此經係爲姑姊妹女子子立文與三年章何涉上節云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可見女子子不報上節已在言外此節特顯言之耳不爲大夫者爲姑姊妹女子子降大功因無主又加至期姑姊妹報女子子不報此大夫不報此大夫之子本隨大夫降大功又出適降小功一因尊同加一等一因無主又加一等故爲之服期亦姑姊妹報女子子不報上經言姑姊妹報不言唯子不報此經言唯子不報不言姑姊妹報互文見義傳之說不可易矣

經言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

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當分讀之大夫之子爲世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本隨大夫大功今因尊同加服期無所爲報也世叔父母報昆弟之子以期本在杖期章猶可以言報昆弟之子爲世叔父母服期乃旁尊正服非爲世叔父母報也不可通者一　昆弟相服期無所爲報不可通者二子爲父母三年更非報服不可通者三故唯子不報四字斷不承世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言之唯姑姊妹加一等至期姑姊妹亦報之以期始可言報女子子本爲父母期故言唯子不報此唯子不報四字單承姑姊妹女子子言之與上八人無涉

釋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　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

傳曰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言先君雖已薨其餘尊猶在先君爲庶子之生母庶子之妻及庶子之衆昆弟皆緦不爲服庶子爲生母與妻在五服之外爲庶昆弟亦不敢服所謂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今先君已卒爲餘尊所厭尚不得伸正服故僅服大功不云公子而本嗣君爲稱言公之庶昆弟者明先君已卒故也故注云公之庶昆弟則父卒也此解公之庶昆弟爲母妻昆弟服大功也傳又曰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

夫而降也言既卒之大夫則庶子爲母妻昆弟皆得伸其正服
今僅服大功故注云大夫之庶子則父在也此解大夫之庶子
爲母妻昆弟大功也傳又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文承
從乎大夫而降之後明三人大夫不降子亦不敢降之而國君
亦可上推矣大夫之適妻大夫之子之適母也大夫之適婦適
子之妻也大夫之適子大夫之子之適昆弟也此三人者大夫
皆不降爲內子期適婦大功適子三年故大夫之子爲適母三年大夫之適子
爲其妻期大夫之庶子爲適子期所謂子亦不敢降也諸侯於
庶子之母妻昆弟皆絕服不得謂之降故知降謂大夫然諸侯

於夫人適子適婦亦不降服問所云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是也此二句雖承大夫言其實諸侯亦在其內而後知注以昆弟二字上屬之爲確也

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皆者皆上公庶昆弟大夫庶子二人也二八一以厭降一以從於大夫降於從父昆弟之爲士者皆服小功今從父昆弟乃大夫仍以本服服之其從父昆弟亦以大功服此二人注言互相爲服是推言尊同不降之義非以互字解皆字也又云適子相爲亦如之仍是推言之義卜子不發傳者上節之傳已言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故於此經無傳

也

舊讀列后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

昕案期章云大夫之適子爲妻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又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與此傳文爲三出足見大夫不降其適大夫之子亦不敢降父之所不降兼有昆弟在內公之庶昆弟與大夫之子同也若刪昆弟二字下屬則不降適服中遺昆弟之服矣注云父所

不降謂適卽指期章二傳言之舊讀之疏此鄭君必欲易之與

昆弟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

炘案此實不詞所謂昆弟者謂公之庶昆弟與大夫庶子之昆弟與抑凡爲昆弟者與若云公之庶昆弟則遺大夫之庶子若云大夫庶子之昆弟則經無昆弟之文若云凡爲昆弟者則服從父昆弟大功乃其本服不必爲大夫也反復攷之益知昆弟二字宜上屬而皆字立文統公庶昆弟大夫庶子皆在其內也徐氏乾學必以

舊讀爲是未聞其審

釋喪服記宗子孤爲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

三月爲一時天道之小變者也凡喪之輕者宜以是爲節故喪服以三月爲始加至五月則二時矣又加至九月則三時矣又加至期則四時周而天道大變於上矣又加至再期則三年矣喪以是爲極也緦麻者三月之正服也其有分尊而恩輕者既不可以服期又不可以服大小功於是制齊衰三月之服重其衰所以隆尊減其日月所以殺恩此著於經傳者也惟宗子孤爲殤之服禮經不載記著於是補之蓋以宗子論則分尊而恩

輕也既爲宗子齊衰三月不可以是而服宗子之殤若竟以殤服服之又不别其爲宗子於是以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以服之衰減於齊衰而月同於宗子先王之制此精矣由是知三月之服齊衰小功大功皆有之以爲天道一小變可以除之矣推之公子爲其母妻雖在五服之外亦既葬除之皆取天道之一小變也

釋喪服昆弟兄弟

喪服一篇有昆弟兄弟之别其别言兄弟者始於記人而喪服經無是也不杖期章之昆弟謂同父昆弟也大功章之從父昆

弟謂同祖昆弟也小功章之從祖昆弟謂同曾祖昆弟也緦麻章之族昆弟謂同高祖昆弟也皆同姓也緦麻章之從母昆弟君母之昆弟皆外姓也統五服以及外姓皆稱昆弟不稱兄弟說文所謂周人謂兄曰罤此喪服經立文之例也記人始言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君之所爲兄弟服室老降一等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記不知何人所作蓋周公以後善於禮者記之因外姓之親其服以小功爲斷

同姓之親大功同財小功以下不同財其恩之殺亦以小功爲斷故凡經文小功以下不見之服於是補之其降一等者皆從小功降爲緦麻或由緦麻降爲無服其加一等者由小功加爲大功其本在大功者無可加也傳恐後人不知記者之所謂兄弟故釋之曰小功者兄弟之服也兄弟兼同姓異姓故鄭注云目其族親族者宗族親則兼有外親段氏玉裁謂喪服經傳大功以上曰昆弟小功以下之異姓皆曰兄弟非也經文自五服以至異姓皆稱昆弟傳祇云小功以下爲兄弟並不云大功以上爲昆弟知經與傳記立文之不同可曉然於昆弟兄弟之別

矣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郝氏敬曰前言昆弟至此言兄弟者親曰昆弟族曰兄弟婚姻異姓亦稱兄弟此條所降之兄弟皆指小功以下族親小功兄弟降一等則緦凡兄弟降皆於士也尊同則不降賈疏謂此兄弟及下文爲人後者爲兄弟所容廣皆非小功以下顯與記傳背矣　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郝氏曰爲人後者出繼大宗則小功兄弟皆降一等其所降之兄弟亦如其降反報之炘案舉小功則大功以上可知所爲後之兄弟謂所後之父之衆兄弟即已

之再從伯叔父之子二字敖氏云衍文若子者謂如所後之親生子也顧氏炎武謂於兄弟降一等自期降大功兄弟之子報之亦降一等亦自期降大功亦顯與記傳不合　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此專謂同姓之小功也因小功加一等大功若大功則至親無可加矣外親之服至重者小功斷不能加而爲大功也　君之所爲兄弟服室老降一等此君謂有土之大夫大夫自旁期以下降一等舉小功以見例凡自大功以上無不降之服矣室老近於君故從之而降一等也

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戴氏震曰篇內明言夫之昆弟

無服此兄弟服卽所謂小功者兄弟之服是也謂夫爲之小功者妻降一等則緦如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及外祖父母從母在小功章夫之諸祖父母在緦麻章此降一等之謂禮記服問篇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謂爲夫之外祖父母及從母緦也炘案東原之說甚確然則諸儒据此記以爲叔嫂有服則大非矣

爾雅釋親宗族篇曰父之晜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父之從父晜弟爲從祖父父之從祖晜弟爲族父族父之子相謂爲族晜弟母黨篇曰母之晜弟爲舅母之從父晜弟爲從舅從母

之男子爲從母﨤弟足與喪服經文相發明昏姻篇曰母與妻之黨爲兄弟婦之黨爲婚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足與喪服傳記相發明至先生爲兄後生爲弟兄之子弟之子諸語則又親疏之通稱﨤兄也是解周人謂兄曰﨤儀禮喪服經不曰兄弟而曰昆弟蓋周人語也

儀禮喪服經而外皆言兄弟無言昆弟者然所謂兄弟亦不得概以小功以下解之惟士喪禮室中哭位主人入坐於牀東謂適子也衆主人在其後謂主人之庶昆弟也親者在室謂主人大功以上之親也衆兄弟堂下北面謂主人小功以下之親也

敘次劃然不紊其餘言兄弟則統親疏言之士冠禮爲期主人立於門東兄弟在其南冠日就位兄弟畢袗元立於洗東注云兄弟主人親戚也冠畢冠者見於兄弟兄弟再拜冠者答拜諸言兄弟兼族與外親在內族人亦不僅小功以下之人也特牲禮筮日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立於主人之南筮尸子姓兄弟立於主人之後祭日主人及賓兄弟羣執事卽位於門外子姓卽子孫据所祭者言也如祭禰則考妣所生之子孫皆與於祭祭祖則王父母所生之子孫皆與於祭以至曾高皆然兄弟者据主祭者言也如祭禰則同父以下之旁親咸來助祭祭祖則

同祖以下之旁親皆來助祭此旁親皆謂之兄弟以至高曾皆然至大宗祭祀則族人咸侍焉是兄弟者亦非僅小功以下也他如長兄弟謂輩行之長者也衆兄弟謂輩行之卑者也兄弟弟子謂兄弟之幼者也內兄弟謂內賓及宗婦也必欲以小功以下解之則窒矣

爾雅而外雜記屢言昆弟與喪服經同（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又云士將與祭於公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又云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然所稱兄弟則統親疏言之非傳記所云小功以下爲兄弟也如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

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則指期喪之昆弟也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喪而哭則大功以上之昆弟也惟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祔兄弟之殤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絰指小功以下言之他如奔喪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則大功同財之昆弟也又曰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喪免袒成踊則小功緦麻不稅者也一部禮記中不可枚舉詩王風謂我諸昆取協韻耳非有義例尚書之寡兄勖乃同父之稱周禮謂人父之讎兄弟之讎從父兄弟之讎則自期以下之通稱大司徒聯兄弟注云兄弟者昏姻嫁娶曾子問不得

嗣爲兄弟則外姻之稱學者分別求之可也

釋殤服

傳言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喪服小記言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然則傳分別三殤之年數者言其常數耳古者有德行者不待二十卽加冠爲大夫故殤小功章有大夫爲昆弟之長殤又天子諸侯皆十二而冠冠而生子在常人之中殤者在天子諸侯已成人矣公羊傳九年文十二年傳皆言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是女子年十五卽不爲殤也又魯人以汪錡

死耶之戰不以殤服治喪則有功者亦不在殤期之數矣又通典載臣不殤君子不殤父妻不殤夫皆足補喪服傳之闕

無服之殤心喪也哀至則哭而已然哭亦有制大功之殤以九日七日小功之殤以五日緦麻之殤以三日所謂以日易月也

未滿三月之子則不哭也鄭以哭日准于生之月似非

大功小功旣葬以後有受服殤服無受故大功小功之前別出殤服緦麻無受服殤亦無受服故緦麻之殤散在緦麻中不別出緦麻殤也

殤自齊衰始故傳曰齊衰之殤中從上斬衰無殤服未成人之

長子猶衆子也以其不能傳重也後儒每言斬齊之殤非也

釋緦麻章庶孫之中殤

鄭注云庶孫者成人大功其殤中從上此當爲下殤言中殤者字之誤耳又諸言中者皆連上下也此統喪服之經傳而核之知中爲下之誤非擅改經字也前乎鄭氏有馬季長之注馬云祖爲孫成人大功長殤降一等中下殤降二等故服緦言中則有下文不備疏者畧耳按傳明言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又云大功之殤中從上馬氏之言與傳文乖異此鄭所以不從也王子雍謂此見大夫爲孫服之異也士爲庶孫大功則大

夫小功降而小功者則殤中從上故舉中以見之按經無大夫之文何以知其爲大夫其不可信益明矣惟鄭既據大功之殤中從上以斷中爲下之誤又統全經釋之曰諸言中者皆連上下無單言中者此庶孫成人大功其上中之殤當入小功此總麻係下殤也故斷中爲下之誤釋一經而全經之例具見改一字而經傳之例悉符確乎不可易矣近程氏瑤田又生異義何也

釋上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

此四句與上經傳俱不貫鄭注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
從下云此主謂妻爲夫之親服也其說不可易矣然何以傳發
於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下也上云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昆
弟之孫之長殤又非婦人之殤服疏牽强釋之殊無義理敖繼
公謂四句皆係脫文極是然亦不言何章之脫文盛氏世佐云
夫族大功之殤見於經者惟夫之叔父耳其長殤中殤夫爲之
大功妻從服降一等皆當小功今攷小功章唯見其長殤之服
而中殤下殤同在此章故傳特爲之發此例其文當在上經夫
之叔父之中殤下殤之下簡脫在此而其上必有發問之詞則

遞之矣炘因悟上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兩句係小功章之傳文在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之下蓋此二句乃統釋殤服降等之差男子自大功上溯中殤從上小功下推中殤從下婦人爲夫之族親自齊衰上溯中殤亦從上大功下推中殤亦從下不應列於緦麻章傳文之下如此移易而經義豁然矣

釋陰厭陽厭

陰厭陽厭之文不見於士虞特牲少牢諸篇然曾子問明明言之即曾子問之所言而可知祭祀之有陰陽厭也古人祭必立

尸聖人通於幽明之故以爲鬼神之精神恒藉生人之精神以聚之尸以孫行又其一脈之所感召凡獻酬飲食之節一如祖考之與子孫賓客相周旋所謂事死如事生也然鬼神幽冥仍不知其來格與否故尸未入之前設祭於奧尸既出以後改設於屋漏主人祝佐食皆出闔戶與牖以庶幾鬼神之食之謂之爲厭厭者飫也謂鬼神厭飫此飲食也奧陰而屋漏陽故謂餕於奧者爲陰厭改饌於屋漏者爲陽厭此陰厭陽厭之所以取名也然經不言鄭注何以知之曰鄭氏之注據曾子問而知之也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

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祔注祔當爲備聲之誤也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肵俎無元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據此經而言曾子疑祭或可無尸只用前祭之陰厭後祭之陽厭以爲鬼神之厭飫亦可矣孔子告以成人必有尸若無尸而但厭祭是殤之也因言不獨成人之祭有陰陽厭雖殤祭亦有之曾子又疑成人備祭故有陰厭陽

厭殤祭不備何以有陰厭陽厭孔子因告以宗宗子之殤於奥故謂之陰厭祭殤與無後者於當室之白故謂之陽厭宗子殤有陰厭無陽厭凡殤有陽厭無陰厭不若成人之所祭備有陰陽厭也故鄭注曾子問云祭成人始設奠於奥謂之陰厭尸謖之後改饌於西北隅謂之陽厭殤則不備又注特牲禮曰尸謖而改饌爲幽闇庶其饗之所以爲厭飫少牢饋食禮曰南面如饋之設此所謂當室之白陽厭也則尸未入之前爲陰厭矣曾子問曰殤不備祭何謂陽厭陰厭也注之融會經傳明白確鑿如此而陸氏佃猶謂成人無陰厭陽厭不亦戾乎

又曾子問曰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注云皆辟正主厭飫神也厭有陰有陽迎尸之前祝酌奠奠之且饗是陰厭也尸謖之後徹薦俎敦設於西北隅是陽厭也此不厭者不陽厭也炘案攝主不厭祭是正主有厭祭明矣此不煩言而解安得如陸氏所謂成人無厭祭乎又鄭知不陽厭者少牢陰厭之祝詞曰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据經云不配是陰厭祝詞異於正主者無以某妃配之文是仍陰厭也故鄭知不厭者不陽厭也

凡成人之祭闕一厭者皆闕陽厭士及下大夫皆陰陽厭備有

上大夫儐尸則闕陽厭蓋以儐尸當陽厭也士虞記詳紀無尸之祭只有陰厭無陽厭注云不必改設西北隅者重閉戶牖褻也由是推之庶人無尸厭祭大戴禮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無尸者厭也亦但陰厭而已

陳氏禮書云陰厭有元酒陽厭納一尊而已陰厭備肵俎陽厭俎釋三个而已嫡殤陰厭其禮詳庶殤陽厭其禮略也炘案祭嫡殤特牲故禮詳而備肵俎殤與無後其禮略或不必特殺也祭成人無不特殺故陽厭可闕而陰厭不可闕亦闕其略者而已

釋不杖期章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

傳曰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何以期也爲其無祭主故也注云無主後者人之所哀憐不忍降之按傳言無祭主注言無主後凡父母之喪子爲之後其祭也子主之今此婦夫已沒又無子則爲無主後無主後則無祭主矣古者重大宗大宗無後則族人以支子後之得主其祭是雖無主之宗子宗婦不得謂之無主後也惟小宗不爲立後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謂之陽厭厭祭者不配是姑姊妹女子子之夫猶得祔食於宗子之家而妻不得與焉此其尤可哀憐者也向之出適降大功因其有

受我而厚之者今既無後故仍服本服之期以致其哀憐之意此古人制服之厚也今大宗之法不行凡支子無子者族人皆爲立後既立後則有主矣其姪與昆弟仍爲之服大功可也

釋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

疏云父母有早卒者與兄弟其居而死愍其幼孤相育特加一等炘謂不然加一等者謂感兄弟同居養育之恩不及知父母之子爲同居之兄弟加服一等非同居之兄弟愍不及知父母之子加服一等也据經云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謂自幼失父母又無大功之親與小功之兄弟同居則小功之兄弟

於已有長育之恩死加小功一等爲之服大功注云大功以上若不及知父母則固同財矣言同財之大功昆弟相依相卹分所應然不必爲之加服亦以加一等者爲服同居之小功兄弟也

釋小功章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

此於庶母之上加一等也其加一等者爲慈已加也仍是庶母而非慈母也謂之庶母慈已者而已服之者君子子也君子子者大夫嫡妻之子與公子嫡妻之子也大夫貴妾服緦子從大夫亦服緦所謂父之所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又因慈已之故加

一等小功諸侯於貴妾無服公子亦不服至公子之子則祖不厭孫爲庶母亦當服緦因慈已加一等故亦服小功此二人者父在小功若父沒則適子當爲後既爲父後則不服故注云父沒則不服之矣庶子爲父後者僅爲其母緦麻豈適子爲父後者而服庶母慈已之服乎此庶母慈已者與齊衰三年章之慈母迥別與内則之慈母亦異康成以内則況之非是然訓君子子爲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甚確梁武帝議三慈母之服而去此章君子子三字令太子爲慈已者小功失禮意矣

學禮管釋卷之十八

賞壑夏炘心伯甫學

釋鄉飲酒義

鄉飲酒義一篇一部儀禮中賓主行禮及飲酒之節次與先王制禮之精義略具於此非僅爲鄉飲酒發也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覩其會通以作斯篇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注庠鄉學也州黨曰序

炘按凡主人迎賓敵者皆拜迎於大門外鄉飲異者庠門耳士冠禮前期宿賓賓出門左西面再拜冠日賓立于外門

之外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昏禮納采主人迎于門外再拜醴使者主人迎于廟門外親迎壻至于門外主人元端迎于門外西面再拜士相見禮出迎于門外再拜鄉射禮主人出迎于門外再拜聘禮郊勞賓迎于舍門之外再拜歸饔餼賓迎大夫于外門外再拜賓問卿大夫迎于外門外再拜還玉于館賓迎于外門外覲禮郊勞侯氏迎于帷門之外再拜賜車服侯氏迎于外門外特牲饋食禮宿賓賓出門左西面再拜有司徹主人出迎尸宗人儐主人拜以上皆主賓敵者迎拜於大門

外也

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

炘按凡主人迎賓入門將右曲揖北面曲揖當碑揖謂之三揖至階主人讓於客三然後升謂之三讓而后升鄉射與飲酒禮同士冠禮賓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注入門將右曲揖將北曲揖當碑揖三讓主人升注主人賓俱升士昏禮納采賓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以賓升親迎揖至于廟門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鴈聘禮賓入門左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

西楹西東面歸饔餼大夫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階讓大夫先升一等注讓不成三不成三也凡升者主人讓于客三辭者則客三辭主人乃許升亦導賓之義也使者尊主人三讓則許升矣今使者三讓則是主人四讓也公雖尊亦三讓乃許升不可以不下主人也古文云三讓賓從升堂北面聽命問卿賓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階讓注古文曰三讓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北面聽命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以上皆三揖至階三讓后升之禮也

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注揚舉也今禮皆作騰炘按燕禮媵觚注云媵送也讀或為揚揚舉也今文媵皆作騰疏曰盥洗揚觶者謂主人將獻賓以水盥手而洗爵揚觶謂既獻之後舉觶酬賓之時亦盥洗也炘按盥洗揚觶經統

言之以明致絜之義其實鄉飲酒惟主人獻賓賓酢主人盥洗並有其酬賓獻介介酢主人主人獻衆賓俱洗而不盥一人舉觶及二人舉觶亦有洗無盥舉觶之禮盥洗並有者惟燕與大射耳疏盥洗惟言獻賓又舉觶兼言盥洗俱與經不甚合

炘按盥洗揚觶鄉射與飲酒禮同燕禮主人獻賓北面盥坐取觚洗賓酢主人主人獻公主人酬賓同二人舉觶序進盥洗角觶二大夫媵爵同經云二大夫媵爵如初張爾岐云自阼階下皆北面稽首至執觶待于洗南皆與前二人媵爵同其主人自酢于公獻卿獻大夫獻公立司正獻士旅食獻庶子皆洗爵不盥大射禮與燕禮同特牲禮主人主婦陰厭時皆先盥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三獻主婦致爵于主人獻賓與兄弟長

兄弟衆賓長加爵嗣舉奠旅佐食獻尸皆洗兄弟弟子洗酌于東方之尊即一人舉觶賓弟子及兄弟弟子洗各酌于其尊即二人舉觶殺于燕射者洗而不盥耳少牢陰厭時主人盥主婦不言盥者文不具也餘與特牲略同有司徹主人獻尸主人主婦受尸酢皆降洗降盥其餘洗而不盥二人舉觶兄弟之後生者舉觶亦洗而不盥以上皆盥洗揚觶之禮也

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注拜至謂始升時拜賓至疏曰拜至者謂賓與主人升堂之後主人于阼階之上北面再拜是拜至也拜洗者謂主人拜至訖洗爵而升賓于西階上北面再拜拜主人洗

也拜受者賓于西階上拜受爵也拜送者主人于阼階上拜送爵也拜既者既盡也賓飲酒既盡而拜也炘按拜洗拜受拜送拜既主人于賓賓于主人皆有之疏以拜洗拜受拜既爵賓拜送爵主人不足該鄉飲酒禮況全經乎

炘按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鄉射與飲酒禮同士昏禮醴賓升主人北面再拜疏云拜賓至此堂飲之納采升堂不拜至者賓升堂卽致命與聘禮同聘禮醴賓亦不拜至拜于私覿燕禮大射禮賓升主人賓右北面至再拜注云拜賓來至也公食禮賓升公當楣北面至再拜有司徹迎尸及侑主人東楹東北面拜至燕禮主人獻賓賓拜洗主人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賓西階上北面坐

卒爵與坐奠爵遂拜賓酢主人同主人獻公公拜受主人拜送公卒爵拜惟不拜洗主人酬賓拜受拜送前不拜洗後奠而不舉故不拜既也大射與燕禮同特牲少牢與尸行禮皆拜受拜送尸不拜洗亦不拜既與賓行禮皆拜受拜送拜既而不拜洗凡旅酬之禮不洗不拜既爵凡酳禮皆贊者洗酌以授主人故不拜洗醴有糟啐而不卒故不拜既與飲酒禮異也

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于鬭辨矣不鬭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

子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

炘按此總釋尊讓絜敬之義也

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元酒貴其質也注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君子謂卿大夫士也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也共尊者人臣卑不敢專大惠炘按鄉人一鄉之人也士君子美稱也卿大夫士皆在其內也

炘按禮經所載惟醴尊皆設于房中無元酒士冠禮賓醴冠者側尊一甒醴在房中服北士昏禮使者醴婦亦側尊甒醴于房中惟聘禮記醴尊于東廂瓦大一爲異又君尊兩壺左元酒設於東楹之西燕禮大射同鄭注所謂子君專此酒也其餘士冠醮用酒尊於房戶之間元酒

在西鄉射尊於賓席之東左元酒鄉射於序有堂無室則無房戶故言賓席之東特牲尊於戶東元酒在西少牢尊兩甒於房戶之間皆與鄉飲酒同

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注羞燕私可以自專也炘按鄉飲酒坐燕節云乃羞注云羞進也所進者狗胾醢也此云羞燕私即指坐燕之羞言然鄉飲記又云薦脯五挺橫祭于其上出自左房左房即東房是出自東房者不僅羞也薦與羞俱訓進則此羞兼有薦另有釋一篇詳之

炘按東房之羞鄉射亦當與飲酒禮同公食大夫禮凡宰夫之具饌于東房注云凡非一也飲食之具宰夫所掌也有司徹乃羞宰夫羞房中之羞於尸侑主人主婦

近西故曰坐賓於西北非謂鄉飲之賓在西北方側坐也主人皆席於阼階上自賓視之則在東而近南非謂鄉飲之主在東南方側坐也有司徹之侑西序東面即鄉飲之介自賓視之則在西而近南故曰坐介於西南以輔賓非謂鄉飲之介在西南方側坐也燕大射之卿賓左東上即鄉飲之僎自主人視之則在北而近東故曰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非謂鄉飲之僎在東北方側坐也經云西面之坐下經又曰賓必南鄉介必東鄉主人必居東方不亦深切著明乎

祭薦祭酒敬禮也嚌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注祭薦祭酒嚌肺於席中惟啐酒於席末也言是席之正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也注非專為飲食言主於相敬以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觶致實於西階上注致實為盡酒也酒為觴實疏云主人酬賓立卒觶致實謂致盡其所實之酒於西階上不就席卒觶者言此席之上非專為飲食也炘按卒觶即卒爵也此指主人獻賓言之非酬賓也疏見獻用觶酬用觶故以主人酬賓觶之不知酬酒不飲何有於卒爵奠之於薦東而不舉何得云致實於西階上以散文言之獻以爵酬以觶一升曰爵三升曰觶本不相通以互文言之爵亦可曰觶觶亦可曰爵儀禮鄉射禮注云今文賓觶大夫之觶皆為爵又有司徹兄弟之後生者舉觶於其長注云古文觶皆為爵延熹中詔校書定作觶彼二經得當為觶此經觶又當為爵皆竊者亂之鄭鄉飲酒主人獻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注云卒盡也於此盡酒者明此席非專為飲食起是鄭即以飲義解飲禮非主人酬賓時矣言是席之正非專為飲食也

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

炘按自祭薦以至卒觶諸禮專指主人獻賓言之賓酢主人亦同其異者卒爵於阼階上耳鄉射禮主人獻賓薦脯醢設折俎賓祭脯醢祭薦興取肺取肺於俎坐絕祭尚左手嚌之嚌肺興加于俎坐捝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遂啐酒祭酒啐酒西階上北面坐卒爵卒觶致實于西階上與鄉飲酒同燕禮大射獻賓祭薦嚌肺祭酒啐酒卒爵亦同特牲禮正祭尸祭薦主婦薦兩豆葵菹蝸醢尸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與飲酒異者薦無脯耳祭酒啐酒嚌肺卒爵惟卒爵于席上爲異悉與鄉飲酒禮同少牢正祭尸不舉奠故無祭酒啐

酒卒爵之事其祭酒啐酒卒爵卒爵亦于席上悉具於主人酳尸中祭薦嚌肺亦同不言嚌肺者文不具也食幹肩骼脊諸體皆嚌之則肺必嚌可知至於禮之殺者祭酒不啐酒祭薦不嚌肺禮經又一一可按也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疏云賓內六十以上於堂上於賓席之西南面坐若不盡則於介席之北東面北上其五十者則立於西階下東面北上炘按正齒位之禮百歲者筋力已衰不能與於飲酒之事自九十以至六十皆坐於堂上擇最長者一人爲賓其次爲介又其次爲衆賓五十以下俱立於堂下階西黨正爲主人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疏云六十者三豆至九十者六豆者以其每十年加一豆非正禮故

不得爲籩豆偶也共五十者亦有豆但二豆而已民知尊長養老而後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注此說鄉飲酒謂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禮也其鄉射則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之禮也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也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爲主人焉如今郡國下令長於鄉射飲酒從太守臨之禮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注鄉鄉飲酒也易易謂教化之本尊賢尚齒而已

炘按此專言正齒位之飲酒與諸禮皆不相通鄉飲鄉射燕禮大射堂上坐席雖有賓有介有衆賓有遵者有

孤卿有大夫之不同皆敘爵德無以年序者士冠禮醮兩豆士昏禮房中四豆聘禮堂上八豆西夾東夾各六豆公食大夫正饌六豆上大夫八豆庶羞十六豆上大夫二十豆陰厭特牲兩豆少牢四豆正祭特牲四豆少牢加胾兩瓦豆醢兩瓦豆皆用偶不用奇且不因年而加也

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注速謂即家召之別猶明也

炘按此專明鄉飲酒速賓拜賓門外之事然與諸禮亦

通冠禮宿賓及贊冠者又迎賓門外再拜揖贊冠者其觀禮之衆賓不言則亦不宿不迎矣鄉飲注云其不宿者爲衆賓或來或否鄉射與鄉飲同燕禮大射命賓不宿賓亦不迎賓公尊故也聘禮有使者有上介有衆介公迎賓再拜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亦與飲酒迎賓大略相同特牲之尸即鄉飲之賓賓長即鄉飲之介衆賓即鄉飲之衆賓宿尸及賓長不及衆賓門外特拜賓長旅揖衆賓然後祝迎尸有司徹迎尸侑皆再拜賓及衆賓即位於門內不迎其隆殺之節皆所以辨貴賤也

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於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注繁猶盛也小減曰省辨猶別也尊者禮隆卑者禮殺尊卑別也炘按介殺於賓者主人與賓三揖至階介與衆賓隨至階下主人酬賓之後始降階以介揖讓升無至階之三揖也拜至亦如賓其獻介之禮不拜洗不嚌肺不啐酒不告旨直至立司正賓酬主人之後始酬介而介又不酬主人也其衆賓之殺於介者主人堂下三拜衆賓衆賓皆荅壹拜與介之升堂拜至者異介辭洗衆賓不辭洗[illegible][illegible]之獻[illegible]介與主人偕升主人酬獻介至於主人獻衆賓則主人獨升賓爵西階上衆賓之長始升階拜受爵[illegible]酢介坐卒爵衆賓立卒爵介卒爵拜衆賓卒爵不拜介酢主人衆賓不酢主人受爵者皆降復位其禮之遞殺如此

炘按禮隆於正賓其次無不殺士冠禮迎賓三揖至階三讓升階贊冠者揖之而已自由賓階升也鄉射與飲

酒禮同燕禮獻賓與鄉飲同獻卿則無俎且不啐酒矣然猶坐卒爵拜既爵也獻大夫則立卒爵不拜既爵矣獻士則惟士之長拜受觶其他并不拜受矣大射與燕禮同特牲禮獻賓如視濯時之長賓特拜衆賓旅拜其受獻不告旨然猶坐卒爵也獻衆賓則立飲矣獻長兄弟如賓儀獻衆兄弟如衆賓儀主獻內兄弟則不殊其長一如衆兄弟之儀矣有司徹獻尸侑侑降於尸者二無羊匕湆肉湆又不啐酒其餘獻長賓獻衆賓獻兄弟獻內賓略如少牢隆殺之節皆可攷而知也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每篇各一終主人遂獻工也笙入三終主人獻之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亦每篇各一終主人遂獻笙人也閒歌三終間代也堂上歌魚麗堂下笙由庚為一終堂上歌南有嘉魚堂下笙崇邱為二終堂上歌南山有臺堂下笙由儀為三終合樂三終鄭注鄉飲酒禮云合樂謂歌樂眾聲俱作賈疏云謂堂上有歌瑟堂下有笙箬合奏此詩炘按堂上歌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堂下亦奏周南關雎葛覃卷耳是為周南三終堂上歌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堂下亦奏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是為召南三終孔疏鄉飲酒義殊失鄭意工告樂備遂出注工謂樂正也樂正既告備而降言遂出者自此至去不復升也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注流猶失禮也立司正以正禮則禮不失可知炘按一人揚觶為旅酬之始樂工遂入堂上堂下更歌迭奏可謂和樂矣然工告備以後乃立司正以監酒則雖和樂而不流也揚觶在未歌奏之先立司正在告樂備之後陳祥道謂間歌合樂繼以一人揚觶非是

炘按儀禮之樂有四節升歌一也笙奏二也閒歌三也合樂四也鄉飲與燕禮四節俱備惟鄉飲工入在一人舉觶之後燕禮工入在獻大夫之後其中升歌卽公又三舉旅而後笙入爲不同耳鄉射不歌不笙不閒止有合樂大射歌鹿鳴三終管新宮三終不閒不合樂皆志在射略於樂樂以合樂爲盛故鄉射猶告樂備大射則不告樂備也一人舉觶爲旅酬始二人舉觶爲無算爵始鄉射與鄉飲同特牲禮西階前之一觶卽主人酬賓之觶至嗣舉奠後兄弟弟子復舉東階前一觶爲旅酬發端是雖

有二觶賓亦一人舉觶也燕禮大射主人獻賓後使二大夫媵爵於公公取一觶爲賓舉旅行酬有司徹上賓三獻後二人舉觶於尸侑尸舉一觶以酬主人爲旅酬發端然燕大射雖二人媵爵所行者實一觶有司徹雖二人舉觶所行者亦尸一觶也立司正之禮惟鄉飲鄉射燕禮大射有之蓋飲酒主於和恐失之流故立司正以監之特牲有司徹皆祭畢飲酒主於敬以行和不患其失流故不立司正也

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

能弟長而無遺矣注遺猶脫也忘也疏云旅酬之時賓主人之黨各以少長為齒以次相旅至於執掌爵洗之人以水沃盥洗爵者皆豫酬酒之限是弟長無遺也主人酬介介酬衆賓雖據旅酬之時少長以齒終於沃洗因遂連言無算爵鄉飲酒記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無算爵然後與是也朱子曰弟悌也言少者皆承順以事長者而無所遺棄也

炘按鄉射無介賓酬主人後則主人酬大夫若無大夫則長受酬亦如之又司正升自西階相旅作受酬者曰某酬某子與鄉飲酒某子受酬異又云辯遂酬在下者皆升受酬於西階上較鄉飲酒為詳又無算爵執觶者賓觶以之主人大夫之觶長受而錯皆不拜注云錯者賓主人之觶以之次賓也賓長之觶以之次大夫其

或多者旅次於坐而已又云觶卒受者興以旅在下者於西階上注云衆賓之末飲而酬主人之贊者大夫之末飲而酬賓黨亦錯焉又曰長受酬酬者不拜乃飲卒觶以實之受酬者不拜受辯旅皆不拜執觶者皆與旅其說少長以齒無不與旅亦較鄉飲酒爲詳燕大射公酬賓賓酬大夫大夫酬士至無算爵之時亦堂上堂下執事者皆與特牲禮賓酬長兄弟長兄弟酬賓賓又酬衆兄弟有司徹尸酬主人主人酬侑侑酬長賓然後衆賓與兄弟及私人以次相旅至無算爵之時特牲記云

宗人獻旅齒於衆賓佐食於旅齒於兄弟有司徹云遂及私人爵無算則亦少長以齒沃洗者終必及焉可知也

降說屨升坐疏云此謂無數爵之初也以前皆立而行禮至徹俎之後乃說屨升堂坐也脩爵無數疏云謂無算爵也熊氏云謂行爵出也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注朝夕朝暮聽事也不廢之者既朝乃飲先夕則罷其正也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注終遂猶充備也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

炘按鄉射徹俎後主人以賓揖讓說屨乃升大夫及衆賓皆說屨升坐與鄉飲酒同燕禮徹俎賓反入及卿大

夫皆說屨升就席皆坐大射徹俎諸公卿皆入門東面北上司正升賓賓諸公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皆坐俱與鄉飲酒同至於特牲禮無算爵於階下行之有司徹無算爵雖行於堂上皆是祭畢飲酒與鄉飲鄉射燕禮大射之飲酒異故無說屨升坐之事也凡古人行禮惟昏禮親迎用日入三商爲昏其餘皆質明行事未闇而畢故朝不廢朝莫不廢夕也又燕禮賓出公不送大射儀賓出公不送覲禮侯氏出不送此君與臣之禮如此若諸侯於異國之臣則亦送聘禮賓出公再拜送公食

大夫禮賓出公送於大門內再拜是也其餘冠禮昏禮醴賓畢並賓士相見賓退鄉射賓出士虞禮特牲禮賓出有司徹尸出主人無不拜送也

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炘按此節結上五行出身而推之鄉而治國平天下即在乎是知王道之易易也

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注曰出於

東僎所在也月生於西介所在也　立三賓以象三光　注三光三大辰也天之政教出於大辰焉疏云按昭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公羊云大辰者何大火也伐爲大辰北辰亦爲大辰故爾雅云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北極謂之大辰是三大辰也　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

炘按此復述賓主介僎三賓取象之義

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　注祖猶法也狗所以養賓陽氣主養萬物

炘按儀禮牲用狗者鄉飲鄉射燕禮大射四篇其亨之皆於東方鄉射記云亨於堂東北與鄉飲酒同燕禮亨於門外東方注亨於門外臣所掌也大射不言亦亨於

東方可知公食禮用太牢記亦云亨於門外東方特牲禮亨於門外東方西面北上少牢禮饔爨在門東南北上士冠禮孤子冠法若殺則舉鼎陳於門外直東塾北面疏云舉鼎者謂於廟門外之東壁鑊所舉至廟門外之東士昏禮親迎之夕陳三鼎於寢門外東方則亨牲皆於東方可知矣至於士虞禮之側亨於廟門外之右反吉故也

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注海水之委也

疏按鄉射設洗於阼階東南水在洗東與鄉飲酒同士

冠禮設洗直於東榮水在洗東特牲禮設洗於阼階東南記云水在洗東少牢禮設洗於阼階東南司宮設罍水於洗東有枓燕禮設洗篚（敖繼公云篚衍文）於阼階東南罍水在東大射儀同公食大夫禮設洗如饗今饗禮亡以燕禮況之亦當於阼階東南罍水在東也

尊有元酒教民不忘本也（注大古無酒用水而已）

炘按此覆述上文尊有元酒貴其質也之義

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注春猶蠢也蠢動生之貌也聖之言生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注假大也）

西方者秋秋之爲言愁也注愁讀爲揫揫斂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注察猶察察嚴殺之貌也察或爲殺北方者冬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注南鄉鄉仁貴長大萬物也右義偝藏也介必東鄉介賓主也注獻酬之禮主人將西賓將南介覸其間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注言禮之所共由主人出也

炘按此覆述鄉飲酒禮坐位也觀其於賓曰必南鄉介曰必東鄉主人曰必居東方可無疑於上文東南東北西南西北之側坐矣

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

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注言禮者陰也大數取法於月也

炘按此覆述上文三讓三賓之義也